

贺贞喜的小说横跨了纯文学和大众文学两界。相比一般大众文学，她的作品更重视思想意蕴和文字打磨；相比一般纯文学，她的作品更重视情节和悬念设置，这样她就兼容了两方面的优势。当然，读她的作品会使大众文学读者觉得更过瘾。这些特点，集中表现在她的长篇小说《鸳鸯茶》里。

《鸳鸯茶》前半部读起来需要些耐心，似乎叙述内容是平淡无奇或司空见惯的。女主人公裴香茗在国外留学两年，回到作为茶乡的老家，依婚约与沈不离婚，却并不幸福。其间认识了同样具有新派思想的谭新远，产生情愫引出波澜，这点波澜仍然是不足为奇的。但这一切都是为了铺垫，在默默营造某种暗潮涌动的情境。果然，进入后半部，被缓慢集聚的能量爆发了，掀起了惊天浪涛，读者也被卷入其中挣扎。

与普通纯文学作家惯于日常化叙事的做法不同，贺贞喜善于或乐于在文本里埋藏和显露重大的秘密，形成摄人心魄的悬念。裴香茗发现沈不离婚有侧室贺秋琳，后发现道士云深长相酷似沈不离婚，又发现山洞里囚禁有沈名嗣，再发现茶山主人沈不离婚失去了嗅觉和味觉，接着发现贺秋琳并不那么真爱沈不离婚。所有秘密其实在前半部都露出端倪，只是读者未曾注意，而读者读到这里，已万难释卷而

贺贞喜长篇小说《鸳鸯茶》

独特的小说路数

□胡平

去。悬念和秘密同样是小说技巧的杀手锏，被贺贞喜挥舞起来是颇具杀伤力的。

普通纯文学小说也精心设置人物关系，但贺贞喜建构的人物关系是非同寻常的和走向极致的。裴香茗与谭新远相爱，但中间横着丈夫沈不离婚，以及不允许她脱离家庭的沈老夫人；裴香茗本想和沈不离婚好好做夫妻，但中间横着偷偷被养的贺秋琳；林如意嫁给裴世杰，中间又横了一个灵越；沈老夫人一心扶持亲子沈不离婚继承家业，为此不惜将庶出的儿子沈名嗣打入深洞，却不曾想儿媳救出了沈名嗣，反将她锁进佛堂。总之，小说中每个人都都有自己的确定意志，但每个人都处在人物关系的威胁和陷阱中，迫使他们将意志推向最大化，也就更淋漓尽致地展示各自的性情与品性。同时，这里每个人物也都在外来冲突中改变自我和既定方向，如裴香茗对沈不离婚由决绝转为理解，对沈老夫人由憎恶转向同情，对沈名嗣由同情转为憎恶，等等。应该说，作者是长于编织

情节和讲故事的，她的情节和故事都是完整和有力量的，它们并没有压倒人物，反而使人物得到充分的展现。与寻常大众文学不同，《鸳鸯茶》埋藏有较深邃复杂的题旨意蕴。作品以民初一处封闭的乡村为背景，展示了辛亥革命后清新空气的拂入和封建传统社会的瓦解。旧宗法制度下，男人是可以纳妾的，作为对正室的补偿，庶出的子女又无法获得正统地位，这种伦常的制约并不能维持家族的平衡，倒是酝酿着使家族土崩瓦解的危机。作品正是通过沈家、裴家等发生的一连串事件，造成的家破人亡的结局，呈现了旧世界崩溃和新世界到来的趋势。文艺作品是能够超越时空的，虽然小说描绘的只是上世纪初的画面，却处处带来现时代的气息，使读者感受到改革现实的氛围，这正是作品一种不可忽视的成功。

当然，实现这一切又都需要有“修旧如旧”的写作功底，以作者能否真切地重现历史细节为前提，这方面贺贞喜的表现也是不俗的。譬如，小说中

生动出现的大小纠葛，多由西风东渐引起，包括裴香茗起名裴多菲，谭新远剪发气死父亲，医生的听诊器接触了裴香茗身体，裴香茗走路露出了脚踝，谭新远用上了自行车，裴香茗敢于向婆家提出离婚，等等。这些事件的刺激性只发生于那个时代，同时鲜明点染出那个时代的一些特征，满足了读者从陌生感中找到趣味的心理。

对于茶文化的渲染，也是这部作品的一种题材特色，但作者没有滥用篇幅炫耀自己的专业知识，主要使茶园生涯成为介入人物命运的动因，如对沈不离婚家族地位的影响。这也显示了作者的一种成熟。

以沈名嗣的城府，他被关进洞里数十年不得出逃，多少让人感到不近情理，这在纯文学作品里是难以出现的情节，但在大众文学方面，又是读者所不愿追究的，它强化了故事的感染力，也表明了作者在这两类文学价值间的取舍取舍。总的来看，贺贞喜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创作路数，在这条路上她是可以很有作为的。

荒诞的真实 深刻的寓意

——也谈樊健军《诛金记》的主题

□木弓

作家樊健军的长篇小说《诛金记》的故事非常特别：一个乡村的哑吧，无意中在深山里发现了金矿，得到这个秘密的老铁匠朱奂带领他的几个子女试图垄断这座突如其来的金矿，独占这份财富。但是，村子里的人嗅觉特别灵敏，很快就打破了朱奂家族的垄断。从这个时候起，整个村子的人都疯狂地卷入了淘金，争夺财富的行动之中。政府开始控制了金矿，但村子里的人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以无孔不入的黄金走私使政府控制力完全失效。得到财富的人们在过度的狂欢里终于结束，由于无序的疯狂的开采，黄金矿脉不断遭受破坏，整座山很快就被挖空了，黄金来得快，也跑得快。黄金不再有了，这场财富盛宴突然中止了。人们陷入极度恐慌之中，以为世界的末日就要到来了。更为悲惨的是，那些发了疯食婪追逐黄金的人们，面临着被命运捉弄的严重后果，多数人都死于非命。朱奂家族由于几个儿子先后因黄金而死去，不仅没有发达，反而破败了。

读到这样的故事，我们通常会把黄金与财富与道德，与价值观和人性，与阴谋陷阱和争斗等概念连成一条有如批判现实主义那样的理性逻辑线索，从中找到富有社会道德含量的主题，力求达到深刻揭示财富的本质的思想高度。

有意思的是，这部长篇小说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读者过快引入理性的思想模式里，所以没有向我们提供我们通常读到的道德批判，呼唤人性回归的故事线索。或者说，作家并不打算按这样的模式讲故事。我们肯定会注意到，小说充分挖掘了虚构艺术的优势和潜力，设置了一个似乎长不大也不愿长大的精神状态与他实际年龄并不协调的叙事者，由这样一个人物发动情节，展开故事。他是朱奂家族最小的儿子，叫朱尾。由于生理心理的关系，他看问题的角度与普通人完全不同，或者说与世俗社会的认知和价值观出入很大而显得孤独特立。由这样看上去有病

温燕霞寄来新作《珠玑巷》给我，厚厚一大本，捧之如砖，给人沉甸甸之感，令人生畏。温燕霞以丰盈的历史积淀和文学才情，复活了南宋王朝市井生活，扩展了自己文学的版图，为我们找到了原乡人的胎记——珠玑巷，并以“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惨烈叙事，昭告广府人、客家人、闽南人、还有云南人，崖山之后的中国还活着，活在我们历史的胎记里，活在文化的胎记里，更活在精神的原乡里，那就是洪洞县的大槐树下、金陵古城的高石坎、南雄的珠玑巷。

《珠玑巷》的一个亮点，是复活了南宋末年社会浮世绘，显露出原乡人的历史胎记。温燕霞是文学史出身，交通频道总监立业，业余创作扬名。可多年来，她的主场仍守着客家人的围屋和客家女人，并独成一道文学风景。然而，其对历史题材的创作一直野心不泯，厚积薄发，只待一个喷发的出口。电影剧本《太湖谜》小试牛刀，华丽登场。《珠玑巷》则是她等待多年的一个艺术青衣，犹如其唱腔剧的母亲一样，浓施粉黛，袂袖长舞，只待登上珠玑巷这个历史舞台。千年故园，千载故事，千里乡思，犹如一簇点燃的艾草，无不灼疼着温燕霞的心扉，彼历史之阵烟炯，藉以一种对历史和广府风情的温情与敬畏，眼光独到，以南雄珠玑巷这一史地原点，胡妃塔的民间传说为底色，纵横皇城与边域之间，却始终不偏移珠玑巷的叙事坐标，东进、南下、西行，大胆飞翔的文学想象，将临安与南雄、朝廷与民间、皇宫与闾巷、贵妃与铁匠、响马与苍生、越夷土著与广府人，通过铁匠罗槐去临安修家谱一事，上接天心，下接民间，将胡贵妃经历的一场场宫斗，与三教九流的芸芸众生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把文学最擅长书写的爱恨情仇、生存死亡、阴谋背叛、杀戮逃亡、迁徙历险等诸多文学元素揉合其中，并渐次推向叙事高潮，精彩的故事又承载了珠玑巷人的大仁大义、大忠大勇、大情大爱，并以“再生人”罗伟琳为第一人称叙事向度，由当下切入历史，穿梭于800年时空，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之间飞针走线，把今天与昨天、历史与现实缝合在一起，天衣无缝，较好地解决了女作家不擅结构的短板。在人物命运的一呼一吸之间，王朝宿命的一浮一沉之间，复活了南宋末年中原人、广府人、珠玑巷人南迁的历史，重彩描绘出了主人公前世今生。可以说，这是南宋末季的清明上河图，是刻在所有原乡人心头“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历史胎记和永远的殇痛。

杨帆是一个青年作家。这几年的创作迅速在提升，越写越好。我编选2016年短篇年选时也选过她的《德馨园》。可能和生活环境有关，杨帆的小说基本是写城市生活的。或者说，她小说的人物都是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的。这部长篇小说《锦绣的城》，看书名便知道与城市有关。这几年的小说创作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很多作家的创作都在向城市生活转移。这里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作家大多生活在城市里，对乡村生活不熟悉了；另一方面，只凭过去的乡村记忆写乡村，显然是捉襟见肘。

杨帆的《锦绣的城》，写了几个男女之间的情感或利益关系。牛丽是漏斗街上的一个扒手，她作案基本是在公共汽车上。生活中她和一个名叫老根的商人有染，老根有钱也有家室。老根的老婆有病，也知道牛丽和老根的关系，两人还见过面，也讨论过三人的关系；但牛丽又和教师春上了暧昧；春上和牛丽锦上已经有了恋爱关系；油条也是扒手，和牛丽的关系也不清楚。这是《锦绣的城》里人物关系的基本脉络。情感关系的复杂性是小说最引人注目的情节线索。应该说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大多与情感纠葛有关。这与文学要处理的人的情感、精神或心灵事务有关；同时，也与情感问题最集中地表达了人的欲望有关。因此，情感的复杂性在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关于欲望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欲望不仅深藏在人心深处，而且也是城市深处最难打捞的东西。杨帆从情感方面入手，可以说找到了一条路径。杨帆在处理和掌握这些人物关系上，还是拿捏得很有分寸，她也有处理的办法。而且每个人物性格都很鲜明：牛丽的欲望无边和不在乎、春上斯文外下的虚伪、锦绣的单纯和少不更事等，都跃然纸上。情感关系的复杂使小说好看，市井气息让小说有了谱系和渊源。

但小说还是有些让人不满意的欠缺。比如：漏斗街上的那桩“凶杀案”，提到几次，但后来写去了。另外，小说写得拘泥，作家一直贴着人物情感关系写，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的根由写得不透。这些问题如果能解决得好一些，小说一定会更成功。杨帆还很年轻，她也谦虚好学。我相信她会写得越来越好。

事情。他用最简单最直接把握现象的方式，解开了这种荒诞关系的秘密与本质。可以说，达到了比写得更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所以朱尾告诉我们的真实虽然变了形，但我们却更真实地感受到，人处于这种状态下被荒诞浸泡过后的悲剧命运。实际上，当我们知道朱尾这样的人，在中国农村通常会被描述成为先知先觉者，预言预测者的叙述，我们就会恍然大悟，长篇小说《诛金记》通过朱尾的叙述，讲述了一个关于黄金神话的寓言，描绘了被财富完全异化了的当代人可怕的命运前景。从这个层面上看，尽管第一人称叙事通常是平面化的，但小说主题的哲理和寓意却是深刻的。

其实，小说中朱尾的心态并没有完全“现代派化”，也就是说，并不是那么零度冰冷。他一直在重复讲述自己的父亲朱奂年青时爬上白果树上，用一大把金豌豆砸过路女人，找到自己老婆的传奇细节，认真读起来是相当有温度的。朱奂找老婆的方式看似怪诞，被村子人当做一个败家子的笑柄，但在朱尾看似轻率的叙事里，却有一种敬畏。因为父亲告诉朱尾，那么多的女人当中，只有朱樊氏没有低头捡金豌豆，所以他决定娶这个丑女人当老婆。可见朱奂也有正常的一面。就是这个让朱尾害怕仇恨又敬畏的父亲，在后来的淘金大潮的冲击下，终于放弃了年轻时期对黄金的清醒认识，从而失去了自我，还是被黄金玩弄了。从这个层面上看，朱奂这个人物有一些悲剧色彩。小说中还有许多细节具有写实的生动性。从这些细节的描写可以看出，作家是有深厚的写实功底的。对于一部具有现代派意识的小小说来说，叙事技巧和设计的重要性有时会超过人物形象的塑造。不过，坚实的写实功底则有力支持了小说主题的确立和小说思想艺术的探索。

《诛金记》用与众不同的方式讲叙黄金的寓言，提炼小说的主题，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某些荒诞性。当代资本也是通过制造一座黄金财富的“圣土山”神话，撬动人类对财富贪婪的本性，无节制的追求财富，让人失去道德与价值，失去理想和生活目地，把人变成金钱的附庸，财富的魔鬼，资本的奴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处在“圣土山”里而浑然不觉。这是人的悲哀，人的不幸，也是人的荒诞。小说深刻揭示了现实生活的关系，有探索，有创新，是一部很有思想分量，很有艺术独创性的优秀作品。

温燕霞长篇小说《珠玑巷》

原乡人的胎记

□徐剑

《珠玑巷》的出彩之笔，还在于写活了南宋末季的市井生活，为我们展示了原乡人的文化胎记。温燕霞凭借历史学家的底蕴、情怀和精神，文学家才识、灵性和格调，实现了一种突破，她以对宋朝历史的精深入微的解剖与研究，以丰盈饱满的文学想象，为我们复活了那个远逝帝国的文化符号与图腾，满足了人们对宋词中国的窥探与好奇。从临安初雨至南宋晚钟，从宋城官帽至闾巷坊间，风物志代表了一个王朝的审美，三寸金莲则是对国标嬗变的一种畸形反动，肥马高车、美食鲜衣皆入西湖船会，酒肆青楼瘦马，无一不入书来，堪称是一部南宋历史艺术百科全书。作者正是以这种充满文化风情笔墨，集中描绘了宋代皇家最喜欢的体育运动——蹴鞠，书中对赵宋王朝的皇宫蹴鞠的布阵、踢法，皆有精微细致的描写。特别是对当道奸相贾似道的蟋蟀斗法，更是写得穷形尽相。

《珠玑巷》的独到之处，由帝国的衰落直指崖上海战，复原了“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壮烈一幕，为我们提供了遥望前朝中国不死的精神胎记。这在当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温燕霞是一位有历史慧眼和文学雄心的优秀作家。于岁月长河中，独钟赵宋家宗、端宗两朝，这是宋王朝走向衰亡的末世。二百年国家，八千里山河，自二一朝抛为北臣后，帝国的气数将尽。而高宗仓皇辞旧庙，迁都临安之后，偏安江南，再无北进的雄心，以至不少高人韵士把吴钩看了，把栏杆拍遍，只落得一个“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悲怆之词。至宋理宗朝，帝业传九代，国运早成颓势，奸佞当道，小人横行，今人所推崇的活在北宋，此时连生命尊严和艺术浪漫已撞碎殆尽，只剩下活着的屈辱。温燕霞则续以罗氏兄弟带乡亲南迁岭南，于新会之地，观崖山海战这样的情节，展示了南宋覆灭时的最后一仗，最惨烈的一幕。殊为难得的是，温燕霞以古喻今，以史鉴今，告诉当下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国

白勺长篇小说《姑妈的沧海》

以聊天式叙述举重若轻

□贺绍俊

白勺的长篇小说《姑妈的沧海》是写一个家庭在情感上的挫折，因为作者将时代背景设置在“文革”这一特别的历史时期，因此就给书写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小说重点写了两个爱情悲剧，一个是姑妈与沈天宝的爱情，一个是陶乐乐、许琴与孔令祥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他们的爱情悲剧都与“文革”时期荒诞的政治运动有关系。按说，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市民，但仍逃不脱政治的厄运。沈天宝不过是说了一句不讨领导喜欢的話，就被关进了监狱；许琴则是利用了阶级斗争政策通过一次告密从陶乐乐怀里夺过了她的心上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故事，它的难度在于，如果由这类爱情悲剧去揭示时代和历史的缘由，其复杂程度不言而喻。聪明的作者回避正面出击的艰难，以举重若轻的方式将时代、政治等这些沉甸甸的内容推到背景上，而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去书写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的叙述方式。作者采用了一种很特别的叙述，从而使他较好地绕开了这一题材的艰难正面，能带着读者轻松地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我将他的叙述称之为聊天式的叙述，这种叙述的长处是有一种日常感和亲切感，消除了阅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我很诧异，作者能在一部长篇小说中将这种聊天式叙述一直坚持下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看上去这是在自言自语，但自言自语完全是自我倾诉，不会在乎别人能否接受，而这种聊天式叙述，是在自己面前预设了一位隐形的倾听者，作者的每一句话不仅要让对方听懂，而且还要设想对方会有什么反应，这实际上是一场对话，不过是把对方所说的话省略了，但我们在阅读中又能够想象到。可以说这是一种更高超的叙述技巧，是一种琐碎的、日常化的叙述。既然是聊天式的，自然就不会在乎故事的连贯性和情节发展的流畅性，小说叙述遵循的是聊天逻辑而不是故事逻辑。比方说，小说写“我”去药店替姑妈取药，按故事逻辑叙述的话，就应该围绕姑妈的病情和担忧姑妈的心情来展开，但作者接下来却是写药店的营业员对“我”有好感，以至于引起了其他顾客的不满。这就是一种聊天式叙述的逻辑。作者想象隐形的倾听者此时对营业员的表现十分感兴趣，便在叙述上有了这样的转折。又如写许琴在农村回省时，又插入一大段关于黄牛吃红花草的叙述。这种插入仿佛是作者的意识流太活跃了的缘故。自然，作者在这部小说中采用聊天式叙述，他在每一个环节上的处理并非都很妥帖，甚至有些处理对小说的整体性造成了破坏。但我仍要对作者大胆采用这样的叙述表示赞许。因为在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作家的叙述能力日渐衰落，特别是叙述的丰富性非常欠缺，白勺的聊天式叙述可以说是在长篇小说叙述中的一次大胆尝试，无论是否成功，都显示出对既定格局和几成模式化的叙述方式的强烈冲击。

关于小说的内涵，则很难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从基本的故事线索来说，小说写了一个家族的情感挫折和遭遇，这个家庭的成员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他们都是普通人，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在命运面前无计可施。但作者并没有将此作为小说表达的重点。他的力量有些分散。这也说明这部小说值得表达的内容有很多。比如，许琴虽然以不正常的手腕赶走了陶乐乐，与孔令祥结婚了，但她一直未能被婆婆所接受，她在这个家庭中似乎始终有一种恐惧感。又如许琴是“我”的继母，但“我”不知道这层关系，一直将她作为自己的亲生母亲对待，而且相处得很好，这样一种特殊的伦理关系无疑会让我们触摸到人性的幽深之处。当然，小说是以姑妈来命名的，姑妈显然是作者最为关注的重要人物，姑妈遭遇到爱情的打击后，心情变得非常复杂，她一直怀着深深的自责和忏悔，封闭了自己的情感世界，终身未嫁。她的孤独，她的孤独，也许都是常人难以理解的。作者放弃了对故事性的追求，打通了进入人物内心世界的隧道。可惜的是，作者在几个人物身上用力太均匀，使得他每每即将抵达心灵深处的途中就止步了。小说中有一句话让我记忆特别深刻，这句话是：孤独是丑陋的。这也许是作者的感慨，而且他很喜欢这一感慨，因此竟在小说中多次写下这句话。但我读到这句话时，惊异得停顿了下来，我惊异于作者为什么会有把孤独看成是丑陋的感受呢？孤独是一种心理状态，在现实中，过度的孤独会被视为一种病态。但孤独背后隐藏着无限丰富的社会内容，它引起无数作家诗人浓厚的兴趣。因此孤独成为了文学的一个重要审美意蕴。我读到过很多对孤独的书写和阐释，有的是凄美，有的是悲凉，有的是凝重，有的是冷酷。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孤独是丑陋的。这是一种大特别的审美感受，或许白勺的感受来自对姑妈这个人物的理解。我想，如果白勺就抓住这一特别的审美感受来构思小说，来诠释姑妈这一形象，他一定会让人真正感到震撼。

杨帆长篇小说《锦绣的城》

□孟繁华